

斯文在兹 慈利·渔浦书院

孟子曰:“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书院则始于唐、兴于宋,尤其重视授业解惑与人格养成——师生晨诵夕省、辩难问疑,在传习经典的同时涵养心性、砥砺品行,历代先贤往往在书院的山水庭院之间延续着知识和精神的薪火。本栏目将以文学化的视角走进书院:既关注其建筑规制、学规学约,也讲述人物掌故、日常细节,透过文字感受一方庭院中的读书声、论道情,“天之未丧斯文也”。



渔浦江山天下稀

□李文丽

堂,中共红色电台创始人之一张沈川在此学习。学堂课程丰富,包括国文、英文、物理、历史等,曾经的书院山长吴恭亨题联“新学阐欧美;深山生龙蛇”“茹澧百派合;大华一峰高”,生动诠释了渔浦书院的时代作用和地位。

那一年,渔浦书院改名渔浦小学,培养了许多知名人士。大革命时期,学校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张沈川等人组织民众、发动革命。后来,学校又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基地,为抗日运动作出了贡献。

……

明朝万历年间的慈利县志记载:“环慈皆丛山……民以佃猎渔罾为生,而无外慕。”澧澧大地因处于大山之中,文化闭塞、教育落后,即使是富家子弟也要到外地的书院深造。清光绪九年秋(1883年),慈利名绅田金楠议建学院,众乡绅附议并慷慨捐资。书院修建至一半时,因资金短缺面临半途而废的境遇,乡富李长青置酒集客,酒至半酣之际起身对宾客道:“乡校之兴,适居今日,前之富者,已不及待,兹不可以省乎!”这位乡富是出了名的吝啬,今日竟然慷慨出资百万,众人惊异其言行的同时也受到感召,竞相出资捐赠。历时3年多,书院于1887年春终于建成。

行至书院门口,但见青灰的围墙上沿以灰白的线条勾勒出轮廓,檐角飞翘的马头墙高高耸立,高低错落间尽显古朴风雅之美。黑白相间的瓦当给墙面绘出花边,阳光在檐下投出浅浅的阴影,和婉静美。院墙的高处之下立着一扇小门,门框以红石条砌成,石条上雕刻着水波一样的纹理。两扇烟色的旧木门对开,门上裂出一道道竖纹,斑斑厚厚。门额上写有“入德之门”四字——“入德”一词源于儒家经典,寓意书院注重道德修养,希望学子通过修身养性实现人格的完善。门两边分别挂着“慈利县渔浦书院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慈利县阳和土家族乡渔浦小学”两块匾额,历经百年,学脉绵延,这里仍发挥着教育功用,仍是教书育人的主阵地。

从“入德之门”进入渔浦书院,宁静感和厚重感扑面而来。两棵百年翠柏撑起一片绿荫,阳光泻下明暗相间的光影,古树枝干苍劲、筋骨铮铮,像是某种无声的力量在传承、生长。院落的内墙挂着儒家思想核心伦理体系的12个字: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的脉搏同频,连接着过去、现在、未来。踩着古柏投下的影子,踏上书院正门前的石阶,依稀看到学者在此讲学、学子在此求学的身影,他们留下的脚印就刻在石阶深深浅浅的痕迹里。

那一年,渔浦书院初建成,便汇集了一批知名学者在此讲学,他们是阎镇珩、李绍华、吴恭亨、田金楠、向庭佐等,书院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子来此求学。

那一年,渔浦书院改为高等学

进入内院操场,几株古柏与外院的一样挺拔、苍劲、森郁。100年时间,它们默默守护在这里,见证岁月的变迁,也陪伴一代又一代学子度过了无数晨昏日夜。

操场两侧是书院的东西两斋,两斋各设一道隔音墙,书声琅琅彼此不相闻。据说,当时是以草木灰混着黄泥土浇筑于墙堵之中,又算好了隔音墙与书斋的距离,才能达到如此效果——可惜现在见到的隔音墙是后来修缮的,已经失去了隔音的效果。西面的书斋,现在依然是渔浦小学的教室,从正殿的西侧绕过去,穿过一道耳门就到了教室外的长廊。古色古香的书斋依旧是当时的模样,而从中走出的读书人,不再是布衣长衫的九澧青年,而是戴着红领巾的小小少年。学生的歌声、读书声、嬉闹声如同一条回旋着水花的溪流,流淌在灰墙黛瓦的宁静之中,生生不息地带给古老的书院绵延无尽的活力。

书院正殿的对联是:“今日小学堂,愿诸努力;他年新人物,从此诞生”,出自吴恭亨之手,横批为“茹溪振秀”。这副对联直白通俗,与大门对联的风格截然不同,留下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作为澧水流域教育发展的“活化石”,渔浦书院的教育理念不断向前发展,从科举制度废除之前的传统理学到民主革命的思想与维新变法交汇碰撞,渔浦书院的教育思想也从“渔猎群经,导扬百氏”变为“他年新人物,从此诞生”。

新浪潮、新思想涌现新人物——维新变法时期的李炳寰、田邦璇,辛亥革命时期的李执中、王正雅、杜心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袁任远、于兆光、张沈川……他们在渔浦书院博学包容、与时俱进的办学理念下,

纷纷成为时代弄潮儿或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溪月九霄

从正殿的大门望出去,庭院深深、古木苍苍,阳光斜落在门窗上,风里依稀响起晨诵暮读的回声。

那一年,李炳寰在渔浦书院师从吴恭亨,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田邦璇随父田金楠就读渔浦书院,与李炳寰同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后来,李炳寰、田邦璇等人追随梁启超、熊希龄等流亡日本。

那一年,14岁的杜心五来到渔浦书院求学,读经史、练书法。杜心五勤奋努力,深得山长器重,命他赴澧州应考。1900年,杜心五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孙中山保镖,后来以“南北大侠”的名号享誉全国。



编后记

虽久不废 斯谓不朽

□本报记者 金锐

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教育形态。渔浦书院,是田金楠“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理想场所,绝不仅仅是乡间的一间书塾而已。

从流传的诗文对联来看,田金楠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应该属于传统的文人一类。他的继任山长吴恭亨则不然,一脸愤懑之情积郁于胸,嬉笑怒骂,自成文章。对于晚清、民国的时局,吴恭亨深感忧虑,他一方面为文化难以传承而惋惜,另一方面又热切盼望从这片积弊百年的土地上生出新的思想。他曾登上长沙天心阁,举头四顾、划然长啸,发出“天地苍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心胸开拓,块以视衡岳,杯以视洞庭”的感慨,对于

当时的风云人物,吴恭亨则长叹:“盖为湘局下一掬之泪矣。其庞然大者,如段祺瑞,如徐树铮……皆冰消瓦解,或走或死,几成千篇一律之结局。然则谓多兵可以自固,吾民弱可以重侮者,其果信耶,抑非耶?”

吴恭亨晚年写下著作《对联话》,记载了关于渔浦书院的教育精神,以及乡贤田金楠、陈逢元、袁少枚诸人的言谈行止,吉光片羽,赖以流传。设若没有吴恭亨的著作,田金楠的文采风流恐难以以为后世所知,渔浦书院或许也将渐渐消没于尘世之间;而若没有渔浦书院和它的历任山长,《对联话》一书的文学价值和其中的思想价值也要大打折扣。

那一年,王育瑛在渔浦书院启蒙,后来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入职川军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3军第五师旅长、198师师长、第54军副军长等职。1939年,王育瑛率部远征缅甸抗日。

那一年,年幼的张沈川在渔浦书院读书。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组建慈利共产党组织,后来被誉为“红色电波之父”。

在“彰义祠”看到了这些“新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他们生命的高度和广度与时代共振,而决定他们一生走向的起点正是这所乡间书院。后来,他们成就了各自的辉煌人生,辉映着这所乡间的书院,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这不正是“渔猎群经,导扬百氏;浦云十色,溪月九霄”吗?

穿过墨香的气息,走过亭台楼阁,轻抚红墙青砖,青苔悄然没过天井的石阶,岁月爬过老墙留下的斑驳痕迹,却也无法掩去匠心独具的精致。每一块青砖背面都刻有“渔浦书院造”的字迹,这样的烙印永远无法磨灭。老墙的勾缝精细又利落,线条流畅、纹路清晰,墙上用泥土石灰绘出的“忠孝”二字,现在看来依然脉络分明、笔锋劲道。100多年过去,当年办学的豪气和志向依旧激荡着人心,让人由衷发出赞叹。

登上“八角楼”,也就是当年的藏书楼,村书记廖廖感慨地介绍:书院藏书原有近10万册,可惜历经社会变迁而散失殆尽,藏书楼如今仅留下一方古老的菊花石砚台。书桌上有一本由慈利旧时影集编辑而成的书籍,黑白页面上一张张老照片恍如旧梦:那些灰调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如今的澧澧大地山明水秀。书架的一角摆放着清华大学学生与渔浦小学的孩子共同完成的手工作品,一幅“毛线画”引起了我的注意:绿色的田野之上盛开着一朵蓝色的花,生长在一棵红色的心形树,“花”与“树”沐浴在阳光下,生机盎然。

澧水河畔,大华山下,古老的渔浦书院静默于苍苍古木之间,它的传奇不在于固守,而在于一次又一次崭新的开始。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慈利县芙蓉学校)

物语

信鸽

□李明哲

去年某晚,雨骤风狂。我蜷在沙发里看书,妻子忽然从厨房抱着一只鸽子出来。鸽子裹着灰色的羽毛,雨珠顺着羽毛簌簌滑落,翅膀紧蹙,喙尖轻颤,显然是冻得没了气力。

我惊问:“哪里来的?”妻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正炒菜呢,就听见玻璃被雨打得‘咣咣’响,抬头见两只鸟儿扒在窗台,抖得像枯叶,心一软就抓了这只进来。”

窗外暮色昏沉,凄风卷着冷雨,我不由慨叹:“要捉就捉一对,单留一只,另一只可怎么过啊?”不禁想起那句:“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妻子嗔道:“一手拿锅铲,一手抓鸽子,哪里顾得上另一只?能救回这只已是万幸。”

于是,便将鸽子留在家中,任其自由起落。这鸽子倒是机灵,总能寻到暖和之处。我们准备休息,竟在暖气片前的纸箱子上寻见了它,想来在风雨里着实冻得够呛。

拍了照片“雨夜来客”发朋友圈,一个网友留言:“一只小鸽子?放它回家吧。”至少现在不行,我回复道:“心安之处,便是吾乡。”盘算着添置个笼子安顿它,待养得熟络了,这里便是它的家了。怕鸽子孤单,我和妻子还想着开春给它寻个伴儿。

春天悄然而至。上午,妻子在街上碰到同事老王——他是养鸽子的行家。闲聊间说起家中这只鸽子,妻子提起讨一只给它“配对”的念头,又坦言不知它是公是母。老王笑着说:“这我一瞧便知。”待妻子细细讲完它的习性,老王沉吟道:“这是只信鸽。”

“哦?就是传说中千里传书、从不迷路的信鸽?”

老王点点头接着说:“信鸽最是认家,你便是喂得再好也难煮熟。一旦放飞,它定会循着天性飞回出生地,不管路途多远,也不管在那边过得好坏,这辈子都不会回头。”

我心头一颤:这般执念与坚守,真不枉一个“信”字。这可是人所难以企及的境界,不知于它究竟是幸福还是宿命?

“那就放了它吧……”我轻声说。妻子沉默了。每日添食换水,看它在客厅盘旋,听它翅膀掠过窗帘的轻响,早已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象着放飞的情境:晨光中,我松开双手,鸽子振翅而起,越飞越高,渐渐化作天际一个点,此后便是“渚云低暗度,关月冷相随”,前路茫茫,多少风霜雨雪!

“我来放飞,你录像留个纪念吧。”我提议。妻子眼圈微红:“舍不得。回到它老家,就真比咱家好吗?”我劝道:“爱它,便还它自由嘛。”妻子低声道:“你放吧。我……不看。”

我一时语塞。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虽不至于落泪,心中也实难割舍。鸽子在这个家待了半年,从冬雨敲窗到春满庭院,早已是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

晚饭时说起放飞的事,儿子忽然冒出一句:“这好办,我吃了它吧。”妻子瞪圆了眼:“你胡说!”儿子故意逗她:“我真杀!”妻子拍案而起:“你敢!”我在一旁暗笑,这坏小子是存心吓唬他妈妈呢——宽敞漂亮的笼子是儿子精心挑选的,食盆水盂是他用矿泉水瓶改造的,就连笼内的栖息横棍也是他悉心绑扎的。我故作训斥:“臭小子,这半年来,你喂过几次食,换过几次水?在我们心里,它和你一样,都是家里的孩子。”

作家冯骥才在《珍珠鸟》一文的最后写道:“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我总有些疑惑:小珍珠鸟的父母当真“信赖”过作者吗?囚笼之中,又何来真正“美好的境界”呢?

对我而言也是如此。明知信鸽的天性是翱翔天际、驰骋云间,却因一己私念将它禁锢了半载。月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卧室,我依稀听到阳台上鸽子轻轻的“咕咕”声,声音里似有对故土的眷恋。其实,谁又不是个漂泊者呢?明日,晨光熹微之时,我便亲手送它启程——这份心底盘桓的不舍,都会揉进无尽的祝福:愿它离开叠叠云霭,循着故土的气息,寻到那日在我家窗台与它失散的伴侣……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鱼台县教体局)